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

臨海誠齋金 鶚

周代書冊制度考

書冊之制歷代不同周之書冊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鄭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爲之曰簡曰策以木爲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云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是畢爲簡也簡又曰牒說文云簡牒也簡又曰籀說文云籀書僮竹籀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籀廣雅云籀籀籀也少儀

云執筴籥尙左手筴爲著籥爲占兆之書故筴籥連文

鄭注云籥如笛三孔龜筴之筴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書金縢云啟籥見書書

者占兆之辭籥所以載書故必啟籥乃見書也馬融注云籥開

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不知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且當是時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

不與焉無匱則無鍵又安用籥近王氏伯升曾辨之是籥卽簡漢時則曰筴曰籥

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

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是簡與

策異然編簡爲策則策卽是簡故鄭君以策爲簡也釋

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

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爲簡蓋

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方一曰牘說文  
云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簡破以爲牒加筆  
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契枿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  
奏牘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證也古者用策用簡牘  
之別以文之多少而異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  
及百名書于方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自秦以後始稱字  
杜預春秋序云諸侯各有史官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  
牘而已孔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  
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  
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如聘

禮記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  
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  
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  
是也案策與簡牘之異杜預所言與聘禮記不合事雖  
小而其文多不可不書於策事雖大而其文少亦可以  
書於簡夫弑君大事也而崔杼弑莊公南史氏聞太史  
盡外執簡以往是知大事未嘗不書於簡也大事可書  
於簡則小事亦可書於策矣六經文字一皆在策蓋其  
文旣多必須編簡爲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也史  
記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旣編而成策則諸經

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襍寫經史可見六經皆編而爲策矣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沖遠春秋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異竊謂孔疏是也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

尺竹簡書法律也

朱博亦云奉三  
尺律令以從事

鹽鐵論云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  
令同錄則律書之簡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大  
數耳鹽鐵論謂古今一也則周之律書亦二尺四寸可  
知律書旣二尺四寸則六經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  
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  
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  
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二尺與二尺四寸相近  
蔡邕言策長二尺與此所得竹書二尺合是皆以漢尺  
言之漢尺大於周尺二尺約當周之二尺四寸也孔沖

遠謂簡容一行字鄭注尙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

古文在中秘者謂之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爲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爲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譌可知

矣

此後人傳寫之譌非賈氏所引誤也

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

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宐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宐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

繁者宜疎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制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爲五行每行二十字或爲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餘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謂之方非必正方也至於書字亦以筆墨筆自古有之非始於蒙恬也蒙恬始用兔豪耳詳筆考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 宁考

宁爲古之治朝大禮所在而從來解者皆失之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孫

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郭璞注不言門  
內屏外但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曲禮云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引爾雅李郭二注解  
宁字又云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  
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此數說皆以宁專屬人  
君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  
宁專屬人臣案爾雅以門屏之間釋宁謂門之外屏之  
內其地皆爲宁則宁兼君臣矣宁與箸通齊風俟我于  
詩作宁是宁與箸通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箸  
定杜注云箸定朝內列位常處此叔向爲單子言之箸

定意屬人臣故杜解以列位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此明以宁屬人臣葢宁之義取於佇本屬臣言而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宁故宁兼君臣凡視朝臣必先入佇候君乃出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諸侯之朝且然

玉藻論語皆言侯國

之況天子乎孔疏謂天子當宁而立以待諸侯之至誤矣雖天子於諸侯似有賓主之義然尋常賓主相見亦

必賓先至門外佇候主人乃出迎賓況君臣乎孔說大  
謬而邵二雲爾雅正義引其說且云諸侯未集天子佇  
立於此何其不察乎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  
當然寧實兼君臣而乃專以臣言失之矣爾雅門屏之  
閒謂之寧文承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  
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郭注人君南鄉當階閒中庭句指  
臣言郭注羣臣之列位也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  
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寧而立之文寧屬於君又當寧與  
當依對依在牖戶閒負依爲當依則當寧亦必負寧故  
釋寧爲人君視朝所寧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閒君

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思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  
左傳箸定國語位箸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  
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  
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  
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  
之位治朝之位見周官司士詳朝位考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豈  
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亦謂當宁猶當依因爲  
之說云諸侯旣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  
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旣在門外不可近門而  
天子又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

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  
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  
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  
塞門乎旣近應門則爲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  
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爲屏所障矣  
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爲王出負屏之說要之亦  
不可通也司土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  
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  
在其北蓋在闕外當兩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  
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先後分班序立再拜稽

首

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以是爲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

拜不亦

拜畢各復其位司士乃詔王出揖此時王當立

於門外雷之外離門不過數步

司士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可知王出離門矣

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王亦不必遠於門而揖之矣豈有遠立於屏外者乎夫

治朝雖無堂而旣於門爲朝其制亦必與堂相似門側

有塾塾有堂

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

堂之高雖無九尺亦

當有階約三級或五級中間之地不與兩旁堂高等

然亦必高於平地望之有若堂然其下爲廷

說文廷朝中也

若路寢庭然朝之初王在兩塾之間羣臣拜於其下亦

拜下之義所以正尊卑之分也旣而王降而揖羣臣所



以通上下之情也朝與覲不同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則下而揖羣臣春曰朝而秋曰覲始亦取溫肅之義也然朝雖異於覲而遠出立於中廷降尊太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宁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詳朝位考後乃入廟行覲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揖其位但在闕外兩塾閒竝不出外嚮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安矣李巡謂宁在正門內兩塾閒正門卽應門也孫炎謂宁在門內屏外此門字蓋亦指應門然周官司士朝位明言路門而謂宁在應門內兩塾閒其亦誤矣諸侯宁位亦與天子同焦氏

循羣經宮室圖云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  
門內屏外此其說亦誤宁爲君臣朝位之地屏近於門  
路門內屏外爲地無幾何以爲朝位乎鄭注司士明言  
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閒  
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羣臣之至此又必無之  
禮也謂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此卽孔疏之說上已駁之故此不駁江慎修駁孔疏之  
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江云天子以應門爲正門  
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宁則在路門外然如其說則門屏之間謂之  
宁惟諸侯可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而宁亦在路門外  
則非門屏之間矣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於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之說故皆不可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  
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據也竊謂天子諸侯皆內屏詳廟  
寢制度考及屏考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寧者路門之外屏之內  
也屏必設於正門天子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所謂  
樹塞門也如此則與經無不合矣

碑考

宮廟設碑之所先儒皆無確解鄭君注聘禮云設碑近  
如堂淡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李如圭  
儀禮釋宮從之敖繼公則謂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鶚  
案二說皆非也士冠禮設洗南北以堂淡若設碑亦如

堂深則洗何不曰南當碑乎鄉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

若碑亦當洗何可以設楅乎卽或楅稍北於碑而楅之

南司馬所有事

鄉射禮云司馬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榮之

有碑則礙矣

是知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者非也聘禮云饗飪一牢鼎

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鄭注鄉飲酒禮云堂邊曰廉此內廉謂西階以東之

也東面北上上當碑

上謂鼎也陪鼎三以脚爲上

夫曰階前則其地

必近階鼎設于此而當碑則碑之近階可知若碑遠在

中庭

指南北之中言下倣此

豈可謂階前乎公食大夫禮云若不

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庶羞陳于碑內賈疏云庶羞

本合在堂

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面

今宜近堂故於碑北若碑在中

庭則庶羞與正饌相去甚遠有是禮乎聘禮又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凡言聽命其地必相近如郊勞之時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楮首受幣賓與勞者相授受其近可知矣醴賓之時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賓與公皆在堂其近又可知矣蓋必相近乃可以聽若碑遠在中庭大夫升堂致命鄭云將南面致命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賓何以於碑內聽命乎大夫之庭聘禮記卿館于大夫故知賓何以於碑內聽命乎大夫之庭詳廟寢制度考半之得二十餘丈堂上之言豈得聞乎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

西階升受鄭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下  
謂階下彼言碑內此言階下碑之近階明矣故還玉之  
時賓聽命後升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碑與階相近斯得授之也又上文云醴醢百饗夾碑十  
以爲列醢在東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鄭注  
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夫百筥之米旣在中庭安得復  
有百饗之醢醢設之於此碑不在中庭又甚明矣敖氏  
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於庭少南以此米  
從餼者也餼二牛陳于門西不知禮經一書凡中庭以東西之  
中言者必明其南北之節如鄉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

士喪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是也若南北之中則

不明其東西之節經文第言中庭者皆南北之中也

詳中

庭此但云米設于中庭其為南北之中可知也門外米

禾從生牢

饌生牢也

中庭筥米從外牢

饌一牢腥二牢皆外牢也生牢外牢見掌

客凡從者必在後此所列庭實皆北上是筥米從外牢

無疑生牢在門西而筥米在中庭居生牢之前安得謂

筥米從饌乎且門外有米禾薪芻已從生牢而設又有

百筥之米從之而外牢絕無一米此何義乎

鄭注云大夫饗饌之

禮米不皆視外牢買疏外牢三枚米禾皆三十車然車數雖視外牢而設於生牢之後則從生牢矣筥米

既從外牢則設之室與醯醢相近而在庭南北之中可

知也米在中庭醴醴夾碑碑在中庭之北又何疑乎然  
非三分庭一在北又當近于階間則其地可由此推竊  
謂設碑之所蓋四分庭一在北也如是鼎之列于階前  
者可以當碑而聘賓在碑內亦可以聽命鄉射設楅亦  
自無所礙矣抑又考之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  
引陰陽也朱子云引天子庭深五十四丈有餘若碑設

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人在堂上視日景亦不審矣

碑

制卑大約不過五六尺若當夏至景不盈尺未可遠視也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周

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

射其牲此牲繫於碑

碑當有孔

天子自堂上射之必主於中



若碑設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亦不易中矣惟四分庭

一在北設碑則可以視日景亦易於射牲矣又考古人

堂與庭皆分爲五節堂自外而入一堂廉鄉飲酒禮設

二當阿土皆禮賓升面階三楹閒土皆禮授四中堂聘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五戶牖閒鄉飲酒賓席戶牖

鄭注云中堂南北之中也依亦庭自外而入一門東門西二三分庭一在南庭實

在此三中庭四三分庭一在北五當碑兩兩相比自無

不合然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亦其宜矣夫中庭爲

南北之中又折其中而設碑無在而非中也且堂之中

閒所設有二戶牖閒有依東楹有堵是也庭之中閒所

設亦有二門內有屏階下有碑是也四分堂之一而北

設依

此以堂基言

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其地相類賓卽

席于依前南面

爾雅釋宮云闕戶之閒謂之展展與依同士虞禮記云佐事無事則出戶負依

南面鄭注戶牖之閒謂之依是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依天子惟畫斧文爲異耳戶牖閒又謂之客位鄉飲酒

賓席戶牖閒南面是客位在此也

主人聽命于碑內北面

大夫還玉于賓館賓轉爲

主人其事亦相類此皆古人制度之不苟者也

### 滄浪三澨考

禹貢滄浪三澨解者多繆禹貢之例二水相合曰會相

越曰過一水而別其名曰爲滄浪言爲而不言會言過

則是漢水之變名非他水入漢可知也凡地名山名曰

至

如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荆山至于大別皆山名也至于大陸至于東陵至于澧皆地名也水名

曰過

如過九江過洛汭過漆沮皆水名

三澌言過而不言至則是水名

非地名可知也史記索隱引馬融鄭康成尙書注皆以

滄浪爲夏水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

過華容縣南又東至雲杜縣入沔

沔水卽漢水雲杜縣今爲沔陽州酈

道元注云鄭玄注尙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劉澄之

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夫夏

水出于江自江而注漢乃江之支流非漢水之變名與

經文爲字不合班孟堅漢書地理志備載古文尙書而

於南郡華容下但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不言古文以

爲滄浪是夏水非滄浪也然夏水入漢之後漢亦稱夏

地理志謂漢水之尾變爲夏水

左傳有夏水卽漢水也

而經文以

爲滄浪然則夏水入漢之後亦可稱滄浪矣襄陽縣志

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謂漢水至濁與江湖

水合其流始清孟子載孺子之歌言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是漢水有清時必在江水入漢之後可知胡

拙明云滄浪者漢水之色也說卦震爲蒼萑竹言其色

青漢水似蒼萑故有滄浪之名李太白襄陽歌所謂漢

水鴨頭綠是也詳滄浪之名而滄浪之所在更可得而

定江水入漢在今沔陽州則自沔陽州以東至于大別

漢水皆爲滄浪水沔陽州去楚都江陵甚近故屈原既  
放見漁父歌滄浪之水蓋原此時尙未遠去也張平子  
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  
傳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此可見滄浪卽漢水  
又可見滄浪近於江陵其在今沔陽無疑矣馬鄭以夏  
水爲滄浪  
夏水固近在楚都南然未入漢之先但可謂之江水不  
可謂之漢水而平子南都賦謂流滄浪而爲隍是楚國  
江水爲酈道元于水經漢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  
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千齡  
洲是世俗音譌字變括地志因謂武當縣有滄浪水張  
守節史記正義亦引用其說一統志諸書無不從之閩

百詩胡朏明長於地理亦莫不以爲然今案此說其不合有五滄浪本卽漢水故曰爲乃以洲當之洲是水中可居之地

見爾雅釋地

顯與經悖一也千齡本非滄浪何得

強爲傳會二也武當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去楚都江陵約三四百里平子南都賦何謂以滄浪爲隍三也旣遠楚都漁父見屈原何以歌此四也江水未入漢漢水至濁何以有滄浪之名濯纓之歌五也其誤明矣葉石林不知其誤又泥看經文之字謂滄浪地名非水名禹貢水之正名不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是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閭百詩善其說不知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  
字屬辭之體也如山海經云蟠冢之山蟠冢亦豈地名  
乎以地名水禹貢初無此例也至于三澨馬融鄭康成  
王肅及偽孔傳皆以爲水名惟水經載於釋地謂地在  
邵縣之北史記索隱亦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邵縣北夫  
以三澨爲地名旣與經文過字不合而謂在邵縣北亦  
復不確考邵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卽  
襄陽縣東境而滄浪在沔陽與襄陽相去約三百里漢  
水必先至襄陽後至沔陽今謂三澨在襄陽界則經文  
過三澨當在滄浪之先

酈道元因三澨在邵縣北故注  
滄浪于武當而不知三澨不在

此也是亦不合者也京相璠謂南陽洧陽二縣之間洧水之濱有南澨北澨洧水遠在襄陽之北其說亦繆鄭康成劉澄之皆言在竟陵縣界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竟陵漢志屬江夏郡今沔陽州漢川縣地東有沮水面有漢水而此水參于其間故名三參水三參水在沔陽州之東漢水至沔陽爲滄浪水東至漢川縣之南過三參水與經文合鄭說是也胡朮明以爲三澨當在邵縣之北非在竟陵其亦考之不詳矣

### 湯都考

湯都說者不一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注云湯都書帝告



序湯始居亳鄭康成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伊尹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穀熟縣閭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地有桐亭謂太甲所放應在于此虞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若偃師去虞縣八百餘里則不能矣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穀熟卽南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鶚案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爲之耕則其地甚近可知考葛國卽今寧陵在商邱西六十里固甚近也若湯居偃師相去甚遠豈有使其民往爲葛耕之事皇甫謐帝王

世紀力辨偃師之非最爲詳明然則謂湯始居亳在偃

師者誤也且桀都實在今河南府洛陽詳桀都偃師在安邑辨

洛陽東北七十里湯都必無與桀都同處之理況桀與

湯戰于鳴條見汲郡古文鳴條在今開封府陳畱西北亦詳桀都

辨陳畱在偃師之東桀豈越湯國而與之戰乎是湯始

都必不在偃師而在穀熟明矣又案書言盤庚遷于殷

而有復我高祖之言高祖謂成湯是成湯曾居殷也書

序云盤庚治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史記殷本紀云盤

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立政三亳甫謚以爲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

無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其說是也南亳北亳皆在今彰德府商邱縣是二亳可通爲一皆爲湯之國都亳殷對

此而稱面亳則康成謂面亳卽偃師張守節史記正義此可稱東亳也

亦謂偃師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然則湯都又在偃師明矣夫惟面亳偃師別有殷名若南亳穀熟未聞有名爲殷者商自盤庚遷殷以後國號始改稱殷而周人稱湯亦多言殷湯蓋以湯嘗居殷故亦可稱殷不然但當稱商湯不應以後代之號加於先世也是謂湯終居穀熟而不都偃師者亦誤也蓋湯未滅桀之先始居穀熟及滅桀之後乃遷居偃師然居穀熟之時尙爲諸侯其國非帝王之都迨卽天子之位而居偃師則惟偃師可爲湯都故班固不以湯都注於穀熟而特注於偃師也

夫洛陽爲天下之中嵩嶽在焉王道貴于建中宅中天

下而立故禹初都陽城

詳禹都考

周成王亦營洛邑爲東都

湯之都偃師其以此乎

堯舜皆都冀州禹亦終都冀州以冀州居東面之中而近北居

高御下象北辰之在北也且堯時洪水泛濫舜禹水患

初平皆宜居高地也又帝王之都皆近于其所由興堯

初爲唐侯唐與平陽皆在冀州故都平陽舜初居虞蓋

卽今虞鄉與蒲阪近故都蒲阪禹始封陽翟與陽城近

故都陽城然禹之生當在冀州今山面有夏縣晉陽亦

有大夏之名或禹生于此後因以爲國號故又遷都晉

陽旣不忘其所由生又以受禪于堯舜宜從堯舜之所

居也湯以先世居南亳偃師亦有亳名又同在豫州且

居天下之中

故都偃師

穀熟地偏于東又不得嵩高以爲中嶽故

不終都于此然當夏桀未滅之先偃師方爲桀所據安

得爲都迨旣滅夏斯可遷居之也其不卽居桀都而別

得爲都迨旣滅夏斯可遷居之也其不卽居桀都而別

爲都者王者更姓易物必易其所都之地以示更新故  
歷代帝都皆不相沿也鄭君解盤庚五邦謂湯始居商  
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是爲五  
邦馬融王肅說並同商邱卽指南亳亳則指西亳其釋五邦固  
非五邦必皆言王都又皆必遷居謂五遷其邦也湯居  
商邱非王都又沿上世之舊不得謂之遷僞孔傳不  
數商邱而數盤庚遷殷明與先王二字刺繆案汲郡古  
文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囂相耿庇奄爲五邦  
路史主此說此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而謂湯自商  
前其說自確孔冲遠謂竹書不可依非也邱遷于西亳則得之矣第解書帝告序湯始居亳以亳  
爲西亳亦爲未當此始居亳當是南亳穀熟今爲商邱  
縣商邱蓋因上古之稱左傳言閼伯居商邱主大火大

火爲宋分野今之商邱宋地也又言相土居商邱相土  
契之孫是契封于商卽商邱也書序帝告卽帝嚳謂湯  
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指帝嚳是帝嚳本居亳也亳卽  
商邱商邱其本名後改稱亳也蓋帝嚳始都商邱及堯  
卽位都平陽商邱遂虛帝嚳之子閼伯與弟實沈不相  
能堯乃遷閼伯于商邱見左昭元年傳遷之者封之也卽以先  
王之地封之也閼伯長子故封以先王之地其後舜封  
契于商卽因閼伯之地左傳云商人是因商邱地名商則國號  
也至相土猶居于此厥後屢遷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入後五自契至湯凡八遷  
也然未世本謂昭明居砥石路史謂上甲微居鄴其餘  
知何據

不可考迨成湯始復居商邱從帝嚳之舊爰作帝告之書此時商邱別名亳矣亳卽商邱其非偃師甚明鄭以湯始居亳爲偃師是帝嚳之都契之封皆在偃師矣豈其然乎張守節謂帝嚳及湯皆都偃師因鄭說而誤也至于太甲放于桐鄭君但注桐爲地名有王離宮焉未知確在何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若然則太甲放處密邇王都伊尹自可時時往訓太甲矣閻氏何必專據虞縣桐亭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乎或據僞孔傳以桐爲湯墓之地引杜預梁國亳城中有湯冢謂

湯都當在穀熟然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可知括地志云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其說近是杜氏之說不可信也漢哀帝時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得其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案古人葬必近其居榮河去偃師稍遠湯冢未必在是即使可信亦足爲湯都偃師之證若都商邱與榮河相去千餘里豈遠葬于是乎

### 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鄭康成注三禮謂古者大夫士屋兩下天子諸侯屋四注此其說非也凡屋必四面有堂然後有四注故惟明堂有之路寢之制與明堂異書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序西序西夾可知天子路寢與大夫士同而諸侯無論矣



鄭君謂路寢明堂同制成王時尙因諸侯之制豈其然乎

詳明堂考

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鄭注以四阿爲四注逸

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似天子路寢有四注不知四阿非四注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皆爲明堂明堂之制三代大略相同雖稍有所異要皆四面有堂則無不有四注而云殷人始爲四阿可知四阿非四注矣考爾雅釋邱旣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阿邱是高在于隅者也緡蠻詩言邱阿又言邱隅可知阿邱爲隅高也然則屋之四阿蓋四隅檐宇曲而翻起有似於阿邱故曰四阿也大夫士

則謂之榮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

說文云屋椽之兩頭起者爲榮榮亦有四

東榮前後皆有西榮亦然

是有四榮也

各曲而翻起而不得謂四阿者榮之翻起不高

不若天子之屋椽題數尺翻起如邱阿之高聳也諸侯

之制雖高於大夫然亦不及於天子不得謂之阿燕禮

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曰霤則不稱阿矣霤亦

謂之榮晉語云虢公夢神人立于西阿韋昭注云西阿

西榮也諸侯本不得稱阿而云西阿者春秋禮制不明

或混稱阿抑或僭天子之制也

左氏成公二年傳宋文公卒始厚葬有西阿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杜注云四阿王禮案墜

榑象宮室諸侯不得有四阿則宮室無四阿可知矣墜

大記云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翟衣士以黼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諸侯亦稱榮之證鄭注謂獨言卿大夫非也又注燕禮云當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殿屋謂四注之屋鄭蓋以

鄉飲士冠等爲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禮而獨云雷因謂東雷爲人君殿屋之制不知東雷非東方檐雷乃雷之在東南隅者卽榮之別名也惟雷在東南隅故設洗可以當之若正東檐雷則洗必設于東堂下始可當之也今設于阼階東南安得相當乎且正東檐雷其雷甚長卽設洗于東堂下當之亦何以爲準

乎必雷爲屋翼當之斯可爲東西之節也雷之卽榮明  
矣夫東雷旣非東方檐雷則人君之屋非殿屋四注可  
知若是四注則東方西方各有雷應見於經矣鄉飲酒  
禮記云磬階閒縮雷此大夫士之南雷也而人君之雷  
在東西方者何絕不見於經乎大抵宮室之制自天子  
以至於士無不同者其等殺在大小高卑不在形制之  
殊也鄭謂天子諸侯左右有房大夫士則東房西室其  
說之繆萬充宗江慎修輩旣詳辨之而謂人君四注大  
夫士兩下尙未正其誤也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則謂  
自天子以至于士屋皆四雷是下士之賤亦可上擬明

禮說十  
堂之制其繆矣更不足辨矣

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鄭康成注周官樂師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

面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案曲禮云國君下宗廟鄭注

周官齊右引作下宗廟今本作下齊牛誤也下者下車也考宗廟在中門內

君不敢棄車而過宗廟之旁則棄車必在中門外矣曲

禮又云君子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

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考朝位以治朝爲正其位在

路門之外

孔疏謂路門之內非也詳朝位考

君不敢於此棄車則棄車

必在中門外又可知矣天子敬祖尊賢之心必不可與

諸侯有異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從可知矣又內

朝亦有卿位是亦必下車然則天子登車必在中門之

外天子亦三門應門爲中門未有在大寢之階前者也賈疏謂曲禮

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曲禮孔疏亦云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注據天

子不得升降于階前此強爲之解耳周官齊右云凡有

牲事則前馬鄭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曲禮云國君下

宗廟式齊牛夫王式齊牛與諸侯同則下宗廟更無不

同可知也鄭引曲禮之文固不以天子諸侯爲有異矣

且大寢階前亦不可棄車而行何以言之爾雅云堂途

謂之陳別出於廟中路謂之唐是堂途在路寢之堂下

也小雅云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途也考工記匠人云堂涂十有二分鄭

注云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疏云令甃今之塼也甃則塼道也分其督

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疏云中央爲督脩謂兩旁上下尺數是堂途以塼

爲之又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乎若不由堂途則與階

不相值何得云登降於階前乎又中門路門之內皆有

屏天子亦內屏詳廟寢制度考及屏考爾雅云屏謂之樹舍人云以垣當

門蔽爲樹見太平御覽屏是垣牆非可移去車何以過之乎

又路門外爲治朝中門外爲外朝詳外朝在庫門外辨朝雖無堂

亦必高於平地詳字考豈不礙於車行乎況朝廷尊嚴之

地而以車馬馳驅於其上毋乃不敬之甚乎夫中門以

內其地旣非可行車而敬祖宗敬大臣敬朝廷之心又不可忽則登車必在中門之外明矣大抵古人習于勤謹不敢怠安故視朝必立棄車必立中門之內不敢棄車皆所以習其勤謹也若登車于六寢階前不亦卽于怠安乎呂覽正月紀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輦之機高誘注云招至也輦機門內之位也九經古義云士冠禮注闕門輦也輦卽輦也詩曰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畿與機古字通高注雖未合呂氏之意亦可見門內不宜棄車矣枚乘七發本呂覽作蹶痿之機蓋言務以自佚者將招蹶痿之禍也曾謂古之聖王不知此義乎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



出房乃秦儀非周制也書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馬氏注云豐文王廟所在以將告廟不敢乘車而步  
出國門敬之至也亦勤之至也觀此大寢階前必無乘  
車之理矣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也豈三代聖王反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是可知主人不如宋之帝王乎  
之車得入大門也又云君出就車車驅而騶至于大門  
上言君出則出門外可知下言至于大門則在中門之  
外可知此登車於中門外之證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  
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此迎  
賓在大門外乘車在中門外可知大行人云上公朝位

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

疾字

議當作侯

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

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天子饗會諸侯有車迎

之禮

詳天子迎賓考

亦在中門之外可知也又一證也爾雅云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

路謂之奔此自內而外一句遠一句門外者路門之外

也中庭者中門外之庭也大路者大門外之大路也博

考經傳人君皆無奔走惟有行步趨奔走者庶人之常

儀也

諸侯大夫奔走惟在廟執事則然非常也

庶人不得棄車奔走而已人

君中門以內不得棄車故路門外猶謂之趨趨非車也

而堂下之步更可知矣中門以外可以乘車故無步趨而有奔走蓋古者中門之外庶民皆可至也又一證也大戴禮保傳篇云太子過闕則下過廟則趨闕卽象魏在中門是中門內不得乘車矣過廟則趨廟在路門外所謂門外謂之趨也宗廟之旁行必趨以致敬必不乘車可知此雖教天子天子亦宜然又一證也鄭謂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其說無據蓋以經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芻此當作行以采芻趨以肆夏蓋采芻爲歌詩肆夏爲金奏也樂師與玉藻皆誤惟大戴禮車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芻肆夏爲節是登車卽在大寢階前矣又以尙書大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右五鐘皆應故謂出登車于西階前反降于阼階前也不知行趨本屬人不屬車樂奏于庭亦惟行趨可用以爲節故玉藻大戴禮皆言人不言車也車馳騁於道路之中竝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卽人之行趨習于樂旣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于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餘豈復聞其樂乎人不必依于樂而可以樂爲節車可知矣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馭馭玉路以祀祀

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鄭注乃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其亦誤矣又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定之禮與撞鐘之左右義不相涉而謂升車于西階前降于阼階前抑又誤矣近儒如江慎修輩皆取鄭說以明治朝之無堂後學莫知其非故詳考而明辨之

### 諸侯祭服考

諸侯祭服先儒之說皆誤禮記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

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賈疏云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  
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餘廟亦玄冕或魯公用鷩冕  
二王後惟祭受命王用衮冕餘廟亦用玄冕案周官司  
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  
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云衮衣五章裳四章鷩衣  
三章裳四章毳衣三章裳二章希衣一章裳二章玄者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據此玄冕爲五冕之最下降衮冕四等降鷩冕三等夫  
天子祭先王用衮冕先公用鷩冕而諸侯祭先君乃用

玄冕相去懸絕此何禮邪二王之後卽公也侯伯與公  
空降一等乃公得與王同而侯伯降於公四等又何說  
耶天子祭先公其服降先王一等而二王後祭羣廟其  
服降受命王乃四等又何說邪且古人最重祭服必致  
其文飾今乃服無文之衣以祭宗廟下同於天子之祭  
羣小祀其輕視祖宗不亦甚乎天子祭先王先公有別  
而諸侯祭用玄冕又何其無別乎祭義云夫人纁三盆  
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緣之玄黃  
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考工記  
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鄭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然則諸侯之祀先其衣裳有黼黻文章

黼黻文章不專指繡於裳者鄭說未確詳冕服

考

非一章之玄冕明矣又玉藻篇首云天子龍卷以祭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不知王者父事天而兄事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則朝日之服當與祭天同故別龍卷而言玄冕此玄冕蓋卽大裘之冕也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注引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



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檠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  
教尊尊也此與郊特牲所謂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  
冕璪十有二旒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其  
文適合是知朝日之冕必與祀天大裘之冕同爲十二  
旒而服十二章矣

舊說謂大裘之冕無旒其服無文大謬詳冕服考

魯語云天

子大采朝日孔冕注大采袞冕也大裘之冕亦謂之袞

冕

郊特牲謂被袞以象天是司服所言祀天大裘之冕亦謂之袞冕也

其服十二章故謂

之大采

韋昭駁袞冕之說而引周官典瑞纁繅五采以解之非也

此豈一章之玄冕

乎若服一章與羣小祀同毋乃不敬天之甚乎聽朔之

禮羣臣皆在明堂王亦服袞冕十二章方見尊卑等差

若同服一章之冕何以別尊卑乎夫然天子之玄冕非  
一章之冕而諸侯亦可知矣鄭君解諸侯玄冕以祭與  
王祭羣小祀之玄冕同非也孫叔然云玄冕祭服之下  
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然上文天子龍卷以祭指祭先言  
則諸侯玄冕以祭亦指祭先言可知若祭先亦用裨冕  
下文何以別言裨冕以朝乎此其說亦非也戴東原云  
諸侯尸服有弁冕之殊不敢一服裨冕冕爵弁之衣皆  
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果爾則諸侯之祭先且有服爵  
弁者下同於大夫矣大夫祭先服冠弁與爵弁同爲弁也有是禮乎此其  
說亦非也竊思司服之玄冕玄以衣之色言夜幣義希皆以其衣

之首章爲名是知玄冕之名  
以其衣無文而表其色也 玉藻之玄冕玄以冕之色

言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正與此同冕服有六  
而大裘之冕亦卽衮冕故冕止有五通謂之玄冕其異  
於裨冕者鄭注覲禮侯氏裨冕云裨之爲言埤也天子  
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  
焉荀子注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此解未當 是裨冕無大裘之  
冕也諸侯朝天子所以辨等列其服必依命數衮侯  
伯鷩子男毳本鄭注此裨冕以朝也至於祭祀各在其國  
不嫌於同其服宐降天子一等凡五等諸侯有出王之  
廟者祭以鷩冕同姓始封之君得祭先王及二王之後

祭先王亦然祭羣廟則皆毳冕如此乃見其敬祖也其祭社稷則希冕山川有在境內者亦如之祭羣小祀則玄冕祭必冕服輕者不嫌與天子同也鷩冕毳冕同是玄色之冕所謂玄冕以祭也禮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則諸侯祭於己者亦當降於助祭於王矣諸侯裊冕以朝亦裊冕以助祭公得服袞而自祭宗廟不得服之此其降殺也二王之後雖可修其先代之禮而祭服亦不得與天子同也夫惟諸侯祭服鷩冕毳冕旣降殺於天子而諸臣助祭卿希冕大夫玄冕亦得降殺之宜矣鄭謂諸侯祭用

一章玄冕則卿大夫助祭服皆與君同若如戴說大夫有不得冕而祭於公矣

祭祀差等說

古者典禮之官謂之秩宗以禮其重於祭祭必有差等其次序不可紊秩之爲言序也祭祀以天神地示人鬼爲差而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等焉天神以天爲首次日次月次五帝五帝以黃帝爲尊次大皞次炎帝次少皞次顓頊順四時也次星次辰星爲五緯辰爲二次司中司命次觜師雨師是爲六宗十八宿詳星辰解次司中司命次觜師雨師是爲六宗本鄭氏說詳次司民司祿周官天府云祭天之司民司四類四望考次司民司祿祿而獻民數穀數鄭注謂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恐未然司民司祿皆天神猶司中司命也義詳四類四望考地示以地

為首次社次稷次五神亦曰五祀

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注

云五祀五官之神此五祀列社稷五嶽之中必非戶竈

等五祀可知五官之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

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五帝屬

天五神當屬地故以血祭祭之

次五嶽次四鎮

嶽為尊餘以東南西北為序四鎮沂山會稽霍

山醫無閭亦以東南西北為序詳四類四望考

次海與

四瀆

四瀆以河為尊穆天子傳有河宗謂

是為四望次

山川次邱陵墳衍原隰

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

并山川為五地小宗伯言建國之神位兆山川邱陵墳

衍各因其方不及原隰然原隰與墳衍一類不應不祭

也次戶竈中霤門井五祀

月令謂冬祀井白虎通亦然案

夏火旺而祀竈冬水旺而祀井義正相對行則不對

矣且五祀皆在宮中行非必在宮中也詳冬祀行辨次

四方百物之神

百物生於地故

人鬼以宗廟為首次高

為地示之屬

禘次先聖次先師先老

大學釋奠所祭

次先嚮先蠶先炊之類

次泰厲

祭無主之鬼祭法天子七祀有泰厲七祀之說固非泰厲之祭卻宜有之

統而等之

天地宗廟爲一等日月五帝社稷爲二等六宗五神四

望山川爲三等司民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禘爲四等

先聖先師先老爲五等五祀四方百物之神先嚮先蠶

先炊之類及泰厲爲六等一等至三等爲大祀四等五

等爲次祀六等爲小祀何以言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

同服大裘之冕以祀

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似當尊

於日月然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覲

禮言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又云禮日于南門

外禮月于北門外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是禮日爲祭  
天禮月爲祭地日月爲天地之主矣又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與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同占四時分居四郊可知  
天地之下莫尊於日月矣周官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朝日在五帝之上日月尊於五帝明矣蓋  
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五行自當次於陰  
陽也鄭氏注禮器云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獻謂祭四  
望山川是社稷卑於四望不知社稷之尊非四望所可  
等也大司樂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此地示實該社稷在內否



則詳及山川而獨遺社稷無是禮也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此社祭與神祀鬼享連文乃祭地之通稱大司樂以地該社鼓人以社該地彼此互見大族先姑洗咸池先大磬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其證一也禮緯云社稷牛角握四瀆牛角尺其證二也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四方此四方當有四望詳四望考是社稷次於天地豈四望所得駕出其上乎其證三也小宗伯大師與祭軍社使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卑於社稷可知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卽四望是四望次於五祀五祀又次於社稷社稷尊於四望甚明其證四也鄭

據司服四望禘冕社稷希冕故爲此說不知司服之文  
始是傳寫者互譌未可據也周官一經皆社稷尊於四  
望而司服獨不然何其自相矛盾乎夫天子大社祭九  
州地示王社祭畿內地示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  
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  
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  
明矣九州地示最爲廣大彼五嶽能與之爭乎則以社  
稷列於二等四望列於三等宜矣知六宗尊於五神者  
星辰多與日月並列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  
圭璽以祀日月星辰星辰之尊可知魯語云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地之五行即五  
神五神卑於星辰可知司中司命等亦爲天神謂之六  
宗宗之爲言尊也本鄭氏夏舜典言禋于六宗是與上  
帝同稱禋豈五神血祭所可比乎五神亦謂之五官其  
卑於六宗明矣知五神尊於四望者大宗伯言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五神在四望之上司服言社稷五  
祀戶竈等五祀不得與社四望山川山川與社稷相去  
頗遠五神上與社稷並列四望下與山川並列尊卑判  
矣蓋嶽瀆不過能出雲降雨而五神掌五行造化萬物  
功用固自不侔也知六宗卑於宗廟者小宗伯云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與社稷並重月令云分

爾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是宗廟且與天地並重大

司樂以宗廟之祭與圜丘方澤並列爲三大禘

本鄭注詳禘祭

考此固三才相參之義也六宗雖屬天乃天神之小者

豈得先於人鬼之大者哉則以宗廟列於二等六宗列

於三等宐也知司祿司民卑於六宗者此亦雖天神而

不列於四類六宗則列於四類與五帝同光於四郊其

非同等明矣知山川尊於邱陵墳衍原隰者司服以山

川與四望並稱大司樂言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

山川次於四望之下是知山川與四望相近蓋名山大

川如西傾蟠冢岷山桐柏熊耳諸山涇渭伊洛泗沂諸水次於嶽瀆而非邱陵墳衍等所可及者故司服大司樂但言山川而不及邱陵墳衍等舉其重者也然覲禮言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祭法言山林川谷邱陵小宗伯言兆山川邱陵墳衍大司徒以邱陵墳衍原隰與山林川澤列爲五地則邱陵墳衍原隰與山川相次亦宜矣知高禩尊於先聖先師者高禩蓋先媒之神本鄭氏月令注始制嫁娶之禮者是卽伏犧氏也伏犧亦先聖又爲古帝祀之者所以求子爲萬世嗣續之計故祠以大牢於郊外天子親往所以重之也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  
聖先師是先聖先師天子或不必要親祭其祭曰釋奠非  
重禮矣蓋先師爲古管令德之人教于太學者大司樂  
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  
樂祖卽先師也瞽宗爲周之西學

詳學制考

祭義云祀先賢

于西學先賢亦先師也先聖非古之帝王古帝皆配享  
五帝于四郊不祀于學大學所祀蓋如皋陶伯夷后夔  
伊尹太公之流是也先老爲古管之三老五更耆老必  
先祭之其祭之也釋奠于東序

見文王世子

其儀當與先聖

先師同三者以先聖爲尊要之皆人臣也故祠之不以

太牢天子亦不必親祭

唐宋時祀先師孔子以天子禮樂至封孔子爲王塑像服衮冕

殊爲非禮夫子生惡僭王之人歾而身當之神其安乎況塑像本夷狄之俗而可加于聖人乎明嘉靖時改爲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之神

位庶合于古禮萬世不可易也

其次於高禩可知矣知

五祀卑於先聖先師先老者許叔重五經異義從古周禮說以祝融爲竈神鄭氏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陋也然則五祀之神皆卑矣月令謂冬祀行其說固非然行神實與五祀相等曾子問孔疏云祖道之祭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輶祭酒脯祈告禮畢然後棄車轆之而遂行輶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見月令注以

菩芻棘柏爲神主見周禮注其牲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卿大夫以酒脯祭宮內行神之載與城外祖祭之載同

然則行神之卑可知而五祀之卑皆可知矣故五祀下

達于士庶人士喪禮云疾病行禱五祀是士亦得祭五

祀也然曲禮言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似士不得祭五

祀矣祭法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法言天子七祀諸侯五

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人一祀又有司命泰厲等名皆不足信惟言庶人立一祀則可信也夫庶人

可祭豈士反不得祭乎意者五祀自大夫以下降殺以

兩大夫五祀士三祀士三祀不可考然郊特牲云家主

士立二祀曰門曰行行不當列五祀之內門爲宮室之要不可不祀然則士之三祀中禮也禮也門也行于夏



秋四時舉其庶人一祀當立于禮自合士疾病祈禱雖可

徧及五祀而非其正也士止三祀故曲禮略之而不言

豈全不祀乎若先聖先師先老惟天子諸侯祀之于國

學大夫士與祭而已月令文王世子所言釋奠未有大

夫士祭先聖先師于家者也今之士庶人多祀孔子關

禮惟祀禮為分所宜然又有土地之神即古之五祀可

祭于家月令注謂五祀祭于廟非也郊特牲明言家主

又祭法是難索室毆疫必托寢不在廟室神即五祀之神

戶竈必在家中大而先聖先師先老不得祀于家尊卑

見矣知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卑於五祀者大宗伯

云以飶辜祭四方百物次于貍沈祭山林川澤之下其

卑可知飶辜謂飶牲胸而磔之與凡祭用牲不同鄭注

以磔禴及蟄祭解之是也

月令云季春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

出土牛以送寒氣是磔攘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有為瘠者故磔牲以禴之四方百物當以四字連讀小

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禴禱祠之祝號是磔禴為小祭祀

矣蟄祭饗農及鄧表啜禽獸其神最卑先嗇鄭氏以為

神農司嗇或以為后稷不知神農配享炎帝王者祀于

南郊后稷周之始祖推以配天又祀於社稷極其尊崇

何乃下就蟄祭與農及鄧表啜等竝列乎先嗇蓋神農

氏之時始教民稼穡之官司嗇則古之田畯也

或以農為田畯

然田畯不可謂之農

農蓋古之良農也

八蜡之神皆卑

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

鄧表啜六貓虎七坊入水

庸孔疏有昆蟲無百種非

故祭以皮弁而下达於庶人

俾得與祭

禮記云子貢觀於蜡謂一國之人皆若狂是庶人得與祭也

蜡後而臘則

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通而言之皆蜡祭也蜡服皮

弁又服黃衣其禮之微明矣曾子問云天子崩既殯而

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則平時五祀之祭有侑

與酢矣五祀有尸有侑酢其牲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

羊卿大夫以特豚

月令孔疏謂天子諸侯以特牛卿大夫特羊非也

然則王祭

五祀必服玄冕

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小祝掌小祀祀大喪及葬分禱五祀是五祀為小祀

也其服玄冕可知

其尊於四方百物明矣郊特牲云燔柴于奧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鄭注云與當爲饌孔  
疏云與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有俎及簋  
豆饌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無簋豆俎故  
與當爲饌案老婦卽先炊是先炊卑於五祀亦明矣先  
蠶與先嗇一類皆可推而知也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  
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天地日月五帝社稷  
宗廟六宗五神四望山川皆有玉帛牲牲蒼園丘祭天用  
蒼璽方丘祭  
地用黃琮南郊祭天用四圭有邸北郊祭地用兩圭有  
邸日月用圭璽五帝合祭亦用四圭有邸分祭青帝青  
主赤帝赤璋白帝白琥黑帝玄璜黃帝亦黃琮社稷之  
玉未聞疑亦用兩圭有邸也宗廟用圭璽玉爵六宗星  
辰與日月同用圭璽司中等疑亦如之五神疑亦用青  
圭赤璋等而殊其度四望亦用兩圭有邸及青圭等山

川用璋邸射天子巡守用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以灌  
於山川此皆用玉者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  
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是天地五帝宗廟皆  
有帛矣會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  
山川凡告用牲幣是社稷山川皆有帛矣鄭注大宗伯  
謂禋祀實柴槁燎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  
而升煙是日月六宗皆有帛矣五神四望亦必有帛可  
知也牲則天地日月五帝六宗皆用犢社稷宗廟五神  
四望山川皆大牢五帝五神四望牲各宜爲大祀司民  
如其方之色諸侯社稷山川則少牢

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禘先聖先師先老皆有牲幣司

司祿爲天神必有幣可知文王世子云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則先老亦必有幣矣高禘祀於郊亦  
必有幣宜爲次祀五祀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泰厲  
可知

等皆有牲無幣宜爲小祀周官多言大祭祀小祭祀罕

言次祀

惟肆師言次祀酒正言中祭

蓋次祀亦小祀也大司樂言六

樂分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但舉大祭祀而

言也

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示北郊及社稷案天神當更有南郊及司中司命

舞師云山川兵舞社稷帔舞四方羽舞旱暵皇舞凡小

祭祀則不與舞鄭注以四方爲四望旱暵爲雩是皆大

祭也故有舞小祭祀不舞則無樂是知大司樂六樂所

祭皆大祭祀也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此小祀亦兼

次祀上文所言社稷五祀四望山川皆大祭祀也是則

以周官全經考之而無不合者也鄭氏注肆師云大祀

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

命飏師雨師山川百物其注酒正又云大祭者王服大

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  
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注司服又云羣小祀林澤墳衍  
四方百物之屬此數說者考之于經則多不合肆師言  
大祀用玉帛牲犴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  
邸以旅四望琫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  
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  
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旣  
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列于次祀乎司  
中司命飴師雨師與星辰爲六宗舜典禮于六宗在四  
望于山川之上

此山川卽  
嶽瀆也

與昊天同稱禋何得下列于

小祀乎鄭旣以宗廟爲大祭鬻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  
之祭乎何又以鬻冕所祭爲中祭也司服明言小祀玄  
冕則希冕所祭非小祀可知何乃以希冕所祭亦爲小  
祀乎司服注差善然林澤卽山川山川不得爲小祀也  
此鄭說之謬不可不正者也至于王之冕服亦有可得  
推之者祀天服大裘冕十二章祀地不服大裘其服亦  
必十二章日與五帝亦如之祭月服衮冕九章詳四類  
四望考  
祭六宗服鬻冕七章社稷五神服毳冕五章四望山川  
服希冕三章四等以下諸神皆服玄冕一章天神之服  
皆尊于社稷四望者以文莫大于天故致其文以象之



也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亦尊于社稷者以先王之尸服衮冕祭者必以衮冕對之先公之尸服鷩冕祭者亦必以鷩冕對之非輕社稷而重宗廟也若夫獻數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差等爲序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祭以七獻而止無所謂九獻也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大饗以薦腥始當是五獻郊以薦血始當是七獻大饗謂祭先王鄭氏謂祭先王九獻王與后各四獻二裸朝踐饋獻醕諸臣一獻然后不得爲獻主雖九獻實五獻也外祭王后皆不與由此推之一等七獻二等三等皆五獻四等五等皆三獻

六等一獻一獻爲小祀三獻爲次祀五獻七獻爲大祀也

卷上終